

白话二十四史  
宋史——大宋风云人物史话  
谢圣明摇黄立平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00 号院摇光里 100 号  
陈月苑原惠园原惠园原惠园·缘

# 白话二十四史

## 宋摇史

### 大宋风云人物史话

#### (五)

谢圣明摇黄立平

中国华侨出版社

## 目 录

胡瑗传 .....	员菱稜
邵伯温传 .....	员菱源
洪兴祖传 .....	员菱葩
杨万里传 .....	员菱愿
吕祖谦传 .....	员菱缘
蔡元定传 .....	员菱愿
陆九渊传 .....	员菱园
陈傅良传 .....	员菱猿
朱震传 .....	员菱远
胡安国传 .....	员菱愿
陈亮传 .....	员菱缘
郑樵传 .....	员菱葩
真德秀传 .....	员菱愿
魏了翁传 .....	员菱远
徐梦莘传 .....	员菱源
李心传传 .....	员菱缘
王应麟传 .....	员菱远
黄震传 .....	员菱园
宋白传 .....	员菱缘
梁周翰传 .....	员菱愿

· 圆 · 目 录

---

柳开传 .....	员缘园
穆修传 .....	员缘苑
石延年传 .....	员缘愿
苏舜钦传 .....	员原园
梅尧臣传 .....	员原园
苏洵传 .....	员原员
文同传 .....	员原远
黄庭坚传 .....	员原苑
晁补之传 .....	员原愿
秦观传 .....	员原园
张耒传 .....	员原员
陈师道传 .....	员原圆
刘恕传 .....	员原源
李格非传 .....	员原苑
米芾传 .....	员原愿
周邦彦传 .....	员原怨
陈与义传 .....	员原怨
汪藻传 .....	员原园
熊克传 .....	员原猿
康保裔传 .....	员原源
李若水传 .....	员原远
杨震传 .....	员原愿
李涓传 .....	员原怨
向子韶传 .....	员原园
杨邦乂传 .....	员原员

曾志传 .....	员缘园
李彦仙传 .....	员缘猿
赵立传 .....	员缘远
王忠植传 .....	员缘怨
崔纵传 .....	员缘园
吴安国传 .....	员缘园
滕茂实传 .....	员缘员
张顺传 .....	员缘员
张贵传 .....	员缘圆
范天顺传 .....	员缘猿
李芾传 .....	员缘源
尹寓传 .....	员缘苑
姜才传 .....	员缘愿
张世杰传 .....	员缘园
陆秀夫传 .....	员缘园
张珣传 .....	员缘原
翟进传 .....	员缘苑
林空斋传 .....	员缘愿
薛庆传 .....	员缘怨
姚兴传 .....	员缘园
陈东传 .....	员缘员
欧阳澈传 .....	员缘源
马伸传 .....	员缘缘
吕祖俭传 .....	员缘园
吕祖泰传 .....	员缘园

· 源 · 目 录

---

华岳传 .....	员缘源
李玘传 .....	员缘苑
戚同文传 .....	员缘苑
陈抟传 .....	员缘愿
种放传 .....	员缘员
林逋传 .....	员缘远
谯定传 .....	员缘苑
刘勉之传 .....	员缘愿
郭雍传 .....	员缘怨
韩显符传 .....	员缘园
刘翰传 .....	员缘园
柴通玄传 .....	员缘源
庞安时传 .....	员缘缘
钱乙传 .....	员缘苑
魏汉津传 .....	员缘怨
王老志传 .....	员缘园
王仔昔传 .....	员缘员
王继勋传 .....	员缘员
张尧佐传 .....	员缘猿
王贻永传 .....	员缘缘
李遵勖传 .....	员缘远
高遵裕传 .....	员缘苑
吴益传 .....	员缘园
窦神宝传 .....	员缘员
蓝继宗传 .....	员缘猿

李宪传 .....	员缘源
王中正传 .....	员缘苑
童贯传(附方腊传) .....	员缘愿
梁师成传 .....	员缘园
杨戩传 .....	员缘源
蓝珪传(附康履传) .....	员缘缘
关礼传 .....	员缘苑
董宋臣传 .....	员缘愿
王黼传 .....	员缘怨
朱勔传 .....	员缘园
蔡确传 .....	员缘源
吴处厚传 .....	员缘愿
吕惠卿传 .....	员缘怨
章惇传 .....	员缘园
曾布传 .....	员缘苑
蔡京传 .....	员缘园
蔡卞传 .....	员缘苑
蔡攸传 .....	员缘怨
赵良嗣传 .....	员缘园
张觉传 .....	员缘园
郭药师传 .....	员缘源
黄潜善传 .....	员缘苑
汪伯彦传 .....	员缘愿
秦桧传 .....	员缘园
万俟卨传 .....	员缘苑

· 远 · 目 录

---

韩侂胄传 .....	员远缘
丁大全传 .....	员远缘
贾似道传 .....	员远苑
张邦昌传 .....	员远源
刘豫传 .....	员远苑
吴曦传 .....	员远远
李全传 .....	员远愿

## 胡瑗传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经术教授于吴地，达四十余年。

景祐初年( 景德 ) 朝廷改定雅乐，下诏求通晓音律之人。范仲淹特荐举胡瑗，胡瑗以平民的身份在崇政殿回答皇上的咨询。之后，和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一同校定音律，分别铸造钟和磬各一。他以一粒黍子的长度为一分，从而制成尺，律的长度为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的直径为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之长累而成尺，小黍之长实龠。丁度等人认为胡瑗所做不合古制，故罢之不用。后授胡瑗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任胡瑗为丹丹推官。不久胡瑗任保宁节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教导学生颇有方法，制定了完备的规章制度，并能以身作则。即使在盛夏也一定身着公服坐于堂上。师徒之礼甚严。胡瑗视学生如子弟，学生们也信任爱戴他如父兄一般。跟随他学习的常常有数百人。庆历年间( 景德 ) 朝廷兴办太学，派人到湖州学习胡瑗教学之法，并因之制成学规。又召胡瑗为诸王宫教授，胡瑗称病不上任。后做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辞职。

皇祐中期( 景德 ) 朝廷又铸太常钟磬，派人召胡瑗、阮逸和近臣、太常官议事于秘阁，于是经常做乐事。后又以之为大理寺评事，兼任太常寺主簿，胡瑗推辞不上任。一年以后，授胡瑗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太常钟磬铸成后，胡瑗升迁为大理寺丞，皇上赐之以绣着银鱼的红袍。胡瑗就住在太学，这时他的学生更多了，太学住不下，就租太学近旁的官舍安顿。礼部所录的官员中，胡瑗的弟子常占十之四五，无论才能高下，他们皆注意修身养性，严谨自律。穿戴举止，也往往相似。别人遇见他们，即使不认识，也都知道他们是胡瑗的弟子。嘉祐初年( 景德 ) 胡瑗擢升为太子

中允、天章阁侍讲，这时他仍然管理太学。不久，胡瑗染病不能上朝，以太常博士而辞官，告老还家，众弟子和朝廷官员在城东门外为胡瑗饯行，当时将此事传为佳话。不久，胡瑗病终，皇上下诏厚赏其家，并帮助办理了胡瑗丧事。

## 邵伯温传

邵伯温字子文，河南洛阳人，是康节处士邵雍之子。邵雍生前颇有名望，与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程颐、程颢等皆有密切交往。邵伯温在家聆听父亲教诲，在外则以司马光等为师。司马光等人不讲资格辈份，与邵伯温结成忘年之交。邵伯温因此而获益良多，知识更加渊博，且特别能明察时务。司马光任宰相时，曾打算荐举邵伯温，可惜尚未荐举便因病去世了。后因受到河南尹及其他官员的推荐，邵伯温被特授大名府助教，调任潞州长子县县尉。

起初，蔡确为相，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邢恕从襄州迁往河阳，并拜谒蔡确，称蔡确有定策拥立哲宗之功。当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应召入朝时，邢恕请司马康先到河阳，邵伯温对司马康说：“你服丧期满，应先去晋见皇帝，不宜绕道河阳先见朋友。”司马康说：“可我已经答应了邢恕。”邵伯温又说：“邢恕这个人颇有心机，一定有事相求于你，你若从之，将来定会后悔的。”司马康未听劝阻，坚持前往邢恕住地。邢恕果然劝司马康写文章称颂宰相蔡确，以为今后保全身家性命做打算。司马康与邢恕为同年登科，且邢恕又出自司马康门下，出于友情等因素的考虑，司马康遂听从邢恕的意见，做文称颂蔡确。邢恕以为，司马康为司马光之子，他写文章称蔡确有拥立哲宗的定策之功，世人必然相信。稍后，梁燾以谏议之名为皇帝召见，邢恕又依法炮制，要梁燾到河阳，并喋喋不休地向梁燾陈说蔡确的功劳，且以司马康之文做辅证，梁燾极不高兴。后逢吴

处厚上奏言蔡确以诗作诽谤朝政。于是梁焘与刘安世共请诛杀蔡确，追究邢恕，并命司马康与之划清界线，司马康此时深感后悔。不久，司马康去世，留下年幼的儿子司马植，为宣仁皇后所怜悯。吕大防对宣仁皇后说，司马康生前与邵伯温友好，原将其子托付给邵伯温，可以邵伯温为西京教授，便于教育司马植。邵伯温做西京教授后对司马植说：“你是司马光之孙，司马康之子，是贤是愚皆为天下人所关注，你当以此为勉，负起自己的责任。”司马植听后，发奋学习，毫不懈怠，终于取得了成绩。

绍圣初年(元祐)章惇任宰相。章惇曾经事从邵雍，故任相后打算起用邵伯温，然邵伯温不愿趋炎附势。按惯例，邵伯温当赴吏部听候铨选，程颐对邵伯温说：“我担心你此次的吏部之行。”邵伯温说：“有什么担心呢？难道不打算见先公于地下吗？”于是，邵伯温先到了吏部听候差遣，然后才去见章惇。章惇与邵伯温谈起邵雍的象数学时感叹道：“唉，我没有深究先天之学，实在有愧于先生。”邵伯温说：“我父亲的先天之学，论天地万物事理，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尽，如能信奉他的学说，就不会计较人世间的仇怨反复。”邵伯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章惇大兴党狱，力排元祐党人，报复仇怨。邵伯温想以此来劝诫章惇。章惇听后，有惶惶然之感。但章惇还是将邵伯温举荐给朝廷，而邵伯温不愿在朝廷做官，而愿在郡县做事。章惇为此极不高兴。邵伯温遂得监永兴军铸铁监。此时，元祐党人大多南迁，且许多人都不敢去拜访他们。但邵伯温不怕，他在咸平拜见了范祖禹，在颖昌拜访了范纯仁。后来，西夏挑起战端，欲收复西夏故地，宋廷许诺凡参加对西夏作战的将领可连升数级，邵伯温本当参加，但他将机会让给了同事。邵伯温任监永兴军铸铁监期满后，章惇依然在朝廷任宰相，为了避免与章惇共事，邵伯温执意不去京师做官，而选外任为环庆路帅府幕僚。

徽宗即位后，就日食现象寻求解释。邵伯温上书达数千言，大意是要皇帝恢复祖宗制度，澄清对宣仁太后的诬谤，解除元祐党

辄 ,分辨君子与小人 ,力戒劳民伤财 ,兴兵动武等 ,言语十分恳切。关于对宣仁太后的诽谤 ,邵伯温在上书中进行了辩解 ,又专门为此著有《辩诬》一书 ,此书写了崇宁、大观年间( 1111- 1125) ,除为宣仁太后辩诬外 ,还为邵伯温自己正了名。

不久 ,邵伯温出监华州的西岳庙 ,之后 ,又先后任知陕州灵宝县和黄城县。服母丧期满后 ,主管永兴军耀州三白渠公事。此时 ,童贯任该区域宣抚使 ,许多士大夫争相登门巴结讨好 ,可邵伯温听说童贯要来 ,赶紧出走他州以避童贯。邵伯温在知果州期间 ,上书请罢岁输泸南诸州绫绢、丝绵数十万以宽民力。后被命知兴元府、遂宁府、邠州 ,皆托辞不赴任 ,最后被擢升为提点成都路刑狱。时农民起义首领史斌率部攻破武休 ,进入汉中、利路 ,并打算夺取剑门关 ,邵伯温与成都帅臣卢清原合谋守剑门 ,致使斌不能过关 ,蜀人因此对邵伯温十分感激。邵伯温后任利路转运副使 ,提举太平观。

绍兴四年( 1134) ,邵伯温去世 ,时年七十八岁。邵雍曾经说 :“世道很乱 ,而川蜀安定 ,可避居。”在宣和末年( 1125) ,邵伯温举家迁往四川 ,因此避免了北宋末年的战乱之灾。

邵伯温曾论元祐、绍圣年间( 1086- 1100)的政治说 :“公卿大夫 ,应当识国体 ,按理对蔡确等奸邪之徒 ,纵然置之于死地 ,也不足为惜。然而 ,既然蔡确曾为宰相 ,就应以宰相之礼待之。范忠宣有文正之余风 ,可谓知国体者 ,所以他想尽量淡化蔡确之罪。当他的意见被拒绝后 ,只得退而行蔡确词命 ,然后请求辞官 ,这就体现了君子长者仁人之用心。蔡确死于南方荒蛮之地 ,难道仅仅只是有伤国体吗?刘摯、梁燾、王严叟、刘安世等人忠直有余 ,然又疾恶之心太甚 ,不识礼统 ,这就为后日的士大夫之祸开了先河 ,因而不能不说他们没有过错。”

赵鼎年青时跟从邵伯温学习 ,后来赵鼎做了宰相 ,上表请求追封邵伯温 ,朝廷遂追赠邵伯温为秘书阁修撰。赵鼎为邵伯温做墓

志铭说：“邵伯温以学识行起于元祐年间，以名节居处于绍圣年间，以言论受贬于崇宁年间。”世人皆认为赵鼎这三句话概括了邵伯温一生的历程。

邵伯温所著之书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辩诬》、《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近百卷。他有三个儿子，分别名为邵薄、邵博、邵傅。

## 洪兴祖传

洪兴祖字庆善，镇江丹阳人。他年少时读《礼》到《中庸》篇，顿时领悟到性命学的原理，学习成绩和文思日益进步。宋徽宗政和年间，他考取太学上舍进士，委任为湖州土曹官，改任宣教郎。高宗这时在扬州，一切草创，选人改秩由军头司引见，自洪兴祖开始。洪兴祖被召面试，授秘书省正字官，后升太常博士。

洪兴祖上书高宗，建议朝廷收揽人心，采纳臣下的策略计谋，安定民情，宏扬国威。又议论说，国家重建，一切应该效法宋太祖。高宗绍兴四年（宋徽宗），苏州和湖州发生了地震。洪兴祖当时为驾部郎官，应皇帝的诏令上书，明确地指陈朝廷的纪纲失误，为宰相所忌恨，被贬斥主管太平观。

后起用为广德军知军，他考察水源修建陂塘六百多处，使老百姓无旱灾之忧。又把学舍修建一新，并编定配祀孔子的先贤牌位，自十哲曾子以下列七十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以下二十六人。由于政绩可观，洪兴祖被提拔为提点江东刑狱。后又为真州知州。真州当军事要冲，遭到金军的严重破坏犹未恢复。洪兴祖上任一开始，便请求朝廷免除一年的租税，得到批准。明年请求免租，又得到批准。从此，流民得到安置，生产恢复发展，开辟荒田达七万多亩。

后洪兴祖调任饶州知州。调任前,他先做了个梦,梦到自己手里拿着六把刀,醒了后说:“三把刀为益州,今增加一倍,该是饶州吧!”不久果然如此。是时秦桧掌权,谏官大多数出自秦桧门下,他们争着弹劾忠良,以讨好秦桧。洪兴祖曾为已故的龙图阁学士程瑀的《论语解》做《序》,被指控为语言中涉及到怨望朝廷,被除名编管昭州。不久逝世,终年六十六岁。第二年,皇帝下令恢复他的官,直敷文阁。

洪兴祖好古博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离书。他撰写的《老庄本旨》、《周易通义》、《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赞》、《离骚楚辞考异》都流行于世。

## 杨万里传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考取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任赣州司户官,又调任永州零陵县县丞。这时张浚贬谪到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拜访都没有见到,便写了一封信极力请求,张浚才见他,并以“正心诚意”之学相勉励,杨万里终身信服其教导,并把自己读书的房子取名为“诚斋”。

张浚入相,将杨万里荐于朝廷。杨万里被升任为临安府教授,未赴任,父亲死居丧。后改任隆兴府奉新县知县,他不准催讨赋税的官吏下乡扰民,老百姓有逃避赋税的只把他的名字张贴集市中,老百姓都高兴地缴税,不扰民赋税就交清,县里因而大治。时值陈俊卿、虞允文做宰相,两人交相推荐杨万里,杨万里被征召为国子博士。翰林侍讲学士张栻因论说唐朝宰相张说被谪守袁州,杨万里上疏抗争,要求留张栻在朝,又致书虞允文,用和同之说劝说他,张栻虽然没有留住,但大家公认杨万里人格高尚。后杨万里迁太常博士,不久升太常寺丞兼吏部侍右郎官,又转将作少监,出任漳

州知州,后改知常州,不久提举广东常平茶盐。盗贼沈师进犯南粤,杨万里亲自率兵讨平。宋高宗称他为“仁者之勇”,遂有重用他的意思,于是提升为提点刑狱。杨万里请求在潮、惠二州的外围修筑寨堡,在潮州用来镇慑盗贼的巢穴,在惠州用来扼住盗贼的道路,但不久杨万里以居丧去官。服丧期满,被征召为尚左郎官。

孝宗淳熙十二年(员愿)五月,因发生地震,杨万里应皇帝诏命上书说:

“臣听说在没有事的时候说有事,不影响其为忠臣;在有事的时候说没有事,其奸佞之心就严重了。现在宋金两国南北和好已超过二十年,一旦使者断绝来往,敌情就会变化莫测。可是却有人说,金人有当年匈奴‘五单于争立’的祸乱,又有人说,金人有当年匈奴被东胡族围困的灾难,后来都不确实。道途纷纷传说,金人修缮汴京城池,开凿海州漕渠,又在河南、河北征调民兵,增加驿骑,赶制马槽,疏通井泉,我们的间谍却根本没有办法混进去,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呀?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此其一。

“有人说金主回北方,可为大宋庆贺。臣以为大宋的忧患,正在这里。金主北归,大概是接受了完颜亮倾国南侵惨败的教训。将要南侵,必定要稳定内部或者是以自身镇抚其北方,而令他的儿子和女婿经营其南边。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此其二。

“臣私下听说有的大臣认为,淮河遇到缓急不可守,就建议弃淮河而守长江。这是非常不对的。过去吴国通过与魏国激战而取合肥,然后吴国才安。李煜失掉了滁、扬二州,从此南唐开始破败。今天说放弃淮河而退保长江,既然没有淮河了,长江能保得住吗?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此其三。

“今淮东、淮西共有十五个郡,所谓防守的将帅,不知道陛下是让宰相去选择呢,还是枢密院去选择?让宰相去选择,宰相未必会为枢密院考虑,让枢密院去选择,则将帅的提拔授予不在枢密院的职权范围。一方不为另一方考虑,另一方则非职权范围内的事,缓

急败了事,则都说这不是我造成的。那陛下将责备谁呢?臣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此其四。

“南方和北方各有擅长的技术,像骑马,像射箭,是北方擅长的技术,像水战,像步战,是南方擅长的技术。今天为北方谋利益的人,日日修缮和整治他的海船,而我南方的海船却从没有听到说修缮整治。有人说,我们的海船是平时就整治好了,也有人说,我们的海船虽然没有准备好,可是我们怕干扰老百姓。要知道,绍兴辛巳年(公元1134年)的宋金战争,山东和采石之战的取胜,不是靠骑马,不是靠射箭,也不是靠步兵,而是靠舟战。那时候的船,现在还能再用吗?而且,对百姓一时间的干扰,与国家百代的安危,究竟谁轻谁重?事情终究有比干扰百姓还要大的东西。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此其五。

“陛下以为今日是何等时候呀?金人日益进逼,边界日受侵扰,却没有听到防御金人的是什么策略,保卫边界的是什么办法;只是听到某日修某礼文,某日献某史书,这样是用礼仪来治军,用笔墨来解围。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此其六。

“臣听说古代的君主,人不能感悟他,则天可以感悟他。今天国家的事情,敌情不测是这样严重,而我国君臣上下处在这种时候却像处在太平无事的时候,这说明人已经不能感悟他了。所以上天呈现灾异,前些日子荧惑星侵犯南斗星,近些日子镇星又侵犯端门星,荧惑星守羽林星。臣是一介书生,不懂得天文,不敢以为这就必然是灾祸。到今年春天正月太阳呈现出青色没有光辉,好像有两个太阳互相摩擦,这不是太奇怪吗?然上天还恐怕陛下不相信,春天本来是很暖和的,可是突然出现雨雾杀伤万物,这不又是太奇怪吗?要是说上天的变异太远,臣子不敢启奏,不信是可以的,地震发生在外地,州郡不敢奏闻,不信也是可以的。可是现在上天不断发生变异,地震就离京都咫尺,而君臣却没有听到有什么警觉和恐惧,朝廷也没有听到有任何咨询和访问。人不能感悟皇

帝 则天地可以感悟皇帝。臣不知道陛下对这些变异感悟了 还是没有感悟？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 此其七。

“自数年以来 两浙离京师最近而首先发生旱灾 接着 江淮又发生旱灾 湖广又发生旱灾 人民流亡相继 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接。而常平仓的积蓄却名存而实亡；入粟的命令上面颁行而下面怠慢。平静而无事 不知道如何振救它 一旦发生灾荒而有事 又怎么能够依靠它得到资助呢？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 此其八。

“古代富国裕民 只依靠粮食和钱币两物。今天所谓的真正钱币 都被富商、巨贾、宦官和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僚等满室收藏起来了 至于老百姓和军队使用的 只有破脏的纸币。万一像唐朝的泾原之师那样 士兵因不满意粗劣的食物 而把它倒在地上践踏 并破口大骂 从而酿成朱泚那样的叛乱 那不是很寒心的吗？臣所说的在无事的时候说有事 此其九。

“自古以来一个国家建立 必有让别国感到可怕的东西 不是怕其国家 而是怕其国人。所以苻坚想吞并东晋 王猛却认为不可 说东晋的谢安、桓冲 是长江以南众望所归的人物 这说明保存东晋的是谢安、桓冲两个人。前些时候 著名的宰相如赵鼎、张浚 著名将领如岳飞、韩世忠 都是金人所害怕的。近时的刘琦可以用却早死 张栻可以用却沮丧而死 万一有急难 不知道督率诸路军马的有何人 可以当一面的有何人 而为金人平时所畏惮的又有何人？而有的人说 人的才能 要用了以后才能看见。臣听到《记》上说：‘假如有车子 我一定看到它的样式 假如有言论 我一定听到它的声音。’今天说有这样的人才 却没有听说过他可以做大将、做宰相 这不是有车而没有样式 有言论而没有声音吗？而且要等到用后才能看见 那么若不在大安危的环境里安排他 在大胜败的战争中试验他 是不可能看到他的作用的。平时相处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什么人 必等大安危、大胜负以后才知道他是什么人。事情成功 当然是万幸的 事情失败 懊悔怎么来得及呀？过去谢玄北御